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靈巖集卷四

宋 唐士恥 撰

記

剛應廣利忠祐侯廟記

婺之列壤上直須女垂芒俯屬大者峙而為鎮望其南
則派自鼎湖五雲郁紛黃序所盼睠北則脈分東越叱
石羊興初平所隱遁焉南迴而秀短小精悍如賓從却
立惕爾聽命北乃挺傑偉有堂堂大丈夫我冠列坐之

態意其必有異人起乎其間其生也不凡其死也不泯
捍患禦災託民澤衆猶有見于百載之下可以尸而祝
之社而稷之血食永禩名在頌臺之典者是殆山川之
所自有而亦豈尋常之故也耶邢為縣鉅姓間亦儒冠
自修膺仕吹鏡然未見名聞一世表表在人耳目者靈
氣磅礴乃在于神耶且神之在母也有金革之兆及其
既生也無齷齪之見弗屑章句儒所學萬人敵蓋嘗觀
光上國有意鷩冠雖命不時偶於邑以終猶能息山房

之厲以芘里民佐旗鼓之鋒以靜祆侵以至除疾疫之
害衆却飛蝗之戕稼曰暘而暘曰雨而雨無感不應又
爲一邦之顯相豈其長存不朽真足與世之建功立事
者並驅爭先也耶是宜里人思其烈公朝著之名晬容
一新堂序鼎立永垂來禩至於千萬年而不已也耶嗚
呼與其見用於一時孰若流芳於萬世與其鼎食於生
前孰若尸祝於身後使神遭遇時君一將却敵功不難
建又豈若今日之事之為烈哉夫人死而有知者其死

也必有異焉方神之氣索魄禱不墮不仆筋維骨支儼
若生存之日則知其所得於天也厚矣所異於衆也遠
矣是又烏可終泯也哉神世居金華之赤松鄉諱植賜
額之班蓋嘉定三載九月二日公朝書贊既已別勒在
堅珉茲不詳述姑爲樂章以妥靈侑饗辭曰赤松兮白
石兩工兮孰識山所鍾兮未已有神兮民是翼彼大弓
兮長矢若秦王之崛起神俯視兮振槁力有餘兮莫比
是天之所付兮非常胡忍齷齪兮堂堂六麾兮曾足道

豈屑意兮公王一時兮孰若萬世
託民兮驅其厲斬郅
支兮封狼胥是吾之心兮轟雷車
昭昭肸鬻兮氛祲掃
名登史牒兮幾大道

漢追封高祖功臣記

漢高皇帝以睿明之姿廣攬英豪
感彊仆暴大難略平
則既並啟爵邑俾傳子孫與國咸
永惠文高后繼之數
十年之間搜遺追封尤切不忘其
事見于史記惠景間
侯表之叙一代盛典不可以無述
也天啓真主風雲草

昧必有智勇之士為時而出大業甫定分茅析圭開國
承家永錫曾仍貽比無極既盡報功之義然其後世之
君猶日篤不忘每惟搜討講求是急必欲使尺寸之效
舉無不見知之歎其為孝也大矣其厲世也切矣肆惟
高帝有知人之明極容才之量下逮屠販寸長畢錄用
以組嬰鳧羽脫斯民于鸞炭區宇既平歌頌以發清廟
之策既弗敢緩爰自六年十二月甲申始裂平陽以畀
曹參迄十二年六月鹵侯張平之封凡百五十有三人

厚以第室之賜固以山河之勢表以十八侯之位次漢承秦舊爵列二十通侯為冠由關內侯以降下至于公士霑等級之恩者尚多有之特詔肆班申勅長吏厚遇高爵入蜀漢定三秦之士恩復世世酬功懋賞斯亦足矣一傳而孝惠再傳而高后三傳而孝文皆克紹厥世將相公卿登用耆舊列侯朝次藏之宗廟猶以為未足又取高帝未論之功俾胙爵土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交至曲盡犒歟盛哉謹按本表平都侯劉到以孝惠五年

六月乙亥封平定侯齊受以高后元年四月乙酉封中
邑侯朱進樂平侯衛無擇山都侯王恬啓祝茲侯徐厲
醴陵侯越則四年四月丙申所封南宮侯張賓俞侯呂
它又以父功追封樊侯蔡兼以文帝元年六月丙寅封
蒙之克家蠱之幹父特書屢書孰謂漢家之猶少恩哉
厥後孝宣元康特發廟藏復家賜金百三十有六人孝
成孝哀興滅繼絕建初永元復封元勲之裔桓帝延熙
三年猶錄李必之後前後一轍有隆不替宜其盛哉終漢之

世鼎彝太常之勲不一書而止豈勸率之道素茂有以啓之耶

唐貞觀凌烟閣功臣記

唐太宗文皇帝以濟安之資承開初之運文綏武服萬方同軌爰命治功之成雖曰圖維自我一人而叶濟左右抑羣臣是賴纂承之始首定封戶帝心若歎以為未足載惟繪事省貌表揭曾宇用彰殊烈永垂不朽誠弗可緩越貞觀建號之十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戊申誕

發明詔圖功臣于凌烟閣真帝王盛節也明主報功之
義期詔罔極拔尤取穎審象垂名與日咸新以勸以厲
盛世一轍漢宣中興麒麟畫象光武系隆雲臺龔美兩
都四百帝業用昌矧惟太宗聰明剛決叶贊神堯杲密
德充以次翦滅中區既寧靈旗四指突厥高昌相繼俘
蕩冠帶詩書配天軼海紀綱制度鼎鼎近古俗易刑措
庶幾泰和固已高軼七制而上追三王矣初業守文策
力咸備偉績殊勲掀揭一時烏可循默無報爰命丹青

具紀形貌致之禁嚴日庸臨觀想其冠紳劍佩鱗次櫛
比立朝之正色在師之嚴貌暨暨濟濟鷹揚山立雖千
百載之下儼然在目風行化洽人思勉旃追思魏徵登
觀賦詩委重李勣別圖自序始終著名遣使特祭開元
潤色曹霸承恩瞻望崇締感想雲龍茂恩隆渥有加弗
替佐命勲勞益用不泯太宗親讚一卷見于藝文別集
之目劉氏舊史載玄齡之贊曰當官勵節奉上忘身豈
即太宗之文耶王氏注杜甫丹青引復曰親序豈序贊

並見一時耶唐歷唐統志悉謂世南出自特寵意者博雅領袖獲與是列耶呂溫贊引以為象二十四氣若漢將上應列宿者果當時之意耶舊史又載孔穎達明年圖形豈其後復有繼登者耶考之六典凌烟在宮城之內李庾賦西都謂締閣圖形榮號凌烟則斯宇初建殆亦我朝博雅之士總錄金石考之孝恭志元兩碑曰圖形戢武豈揭名前後不同耶厥後聖歷侍臣加之贊述子儀光弼下逮希逸肩摩登茲貞元寵詔刻石勲門遂

良等二十七人見於會要晟等三十六人上親為贊見于李
翱所述柏良器之碑大中二年七月己巳續所未圖前遺後
承光明靈長亶其盛哉無忌太宗實錄柳芳唐歷陳嶽統紀
皆二十四人始於無忌終於秦瓊具列名位會要無靖士廉
然亦曰二十四人矣秦瓊傳雖無士廉末叙永徽所祭迺居
第二呂溫歷贊二十二人而亮君集以罪斥吳兢貞觀政要
與夫閣立本所圖數皆與實錄合然二十四人當已謹記

漢永平車服制度記

漢顯宗孝明皇帝以聰哲之姿膺重熙之運三雍七郊
禮明樂備上媿隆古人知向化惟是中興以來撫摩勞
來歷有年所民殷物阜中人易移未免小侈車服之用
稍踰法度帝思裁約爰詔有司申討參酌建為矩則以
壹民心以防濫溢丕休赫哉真人道之丕彞帝王之盛
節也其端略見于本紀永平十二年之詔而輿服志注
復引蔡邕敢哀集梗畧為之言曰人心惟危因物有遷
不知自節殫肆無度明主憂之爰勅定矩俾就準繩不

僭不濫五三上矣漢興以來高帝草荆衣服操乘僅抑
賈人班壹雄邊至僭旌旗秦俗未除屋壁倡優帝服后
飾識者憂焉深用太息太宗刺經制服名篇概在七錄
謙遜未皇意則維見專事躬率緋衣草草烏上濫堯儉祈
易風俗孝景特詔唯及長吏世宗初政縮臧首議逮夫
天漢深厭侈放大索京師四年甘泉乃班明制旁達出
日見于南齊輿服志大國朱輪特虎在前左兕右麋小
國前熊寢麋左右又具於劉昭所引古今注之文概見

一目他宜翔實先漢制度森嚴若是不可尚已東都以
來務用安靜未及裁判顯宗紹述粟斛罕作貢賦尤輕
府廩還積草木殷阜牛羊彌望戚里侯家車如流水馬
如游龍極于齊民頗恣耳目帝則憂之乃命有司乃究
乃討上自侯王下及黔庶被服嫁娶各有科品廣示四
表永貽萬嗣皇乎卓哉誠有國丕則人心大防也帝意
若憚兼用躬行身御澣衣誠意深切刑妻齊家椒房春
宮重繒厚練用倡于上匪恃政刑有光文祖德禮具修

一時抽毫之士並賦兩都謂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
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文
核事實殊非濫矣重規疊矩有隆不替肅宗建初二年
二月辛丑明詔申勅兼命齊相省去三服冰素方空穀
吹綸絮馬廖抗疏將順長樂廣平鉅鹿樂成諸藩樸素
蒙賞孝和永元十有一年七月辛卯復揚明憲諸古麗
圭襍閨緣加上竒衰之飾影滅迹絕孝安之元初孝桓
之永興悉修故事前遺後述化行俗易猗歟盛哉然而

明堂郊丘舊儀非古帝命諸儒東平宗老尋繹藝傳冠
冕車服悉還聖作烜赫明備似非所以示儉然識者深挹
帝旨殆大禹惡衣美冕之心並行弗悖理固若是帝承尊
經之緒夙造時敏是宜舉措悉惟厥中有唐車輿衣服著
令武德殆亦永平之意本紀詔在十二年蔡邕以為永平
之初范志埋滅弗可詳考姑存厥異以俟博雅君子云謹記

紹興新建太一宮記

有宋中興再造之天子以睿明之姿紹復炎景區宇畧

平百度次興布衣臣千秋言祖宗故事咸建太一之祠
永祈年穀之登今茲翠華所蒞未有常所迺詔頌臺尋
繹往典宣和舊宇蓋任乾維爰究爰度鳩工聚財考成
于紹興十八年季春之月凡一百七十四區輪奐肇新
恪恭典祀貽芘千億不可無述也傳美少康復禹之績
必曰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漢宣中興金馬碧雞之祠迺
致一時之譏蓋禮有不備丕承所急汰侈之心非曰孫
謀若昔興王虔鞏玉帛用恤明祀凡以申薦德馨貽福

元元既非一己之私則繼世之君修振墜典胡可緩哉
太一之祠雖不經見楚人九歌吉日辰良形之詠歎彪
炳可覆漢武甘泉昉乎繆忌唐之乾元王璵有言弗雅
弗專無足譏已聖祖神宗宏模典要丕丕易遵非漢唐
比太平興國六年首建曾宇一新稷威特寓陽郊天聖
八年兆乎西熙寧六年處乎中宣和元年又位乎北凡
以奉若天道泛應曲當中興之君其可忘乎哉矧建炎
以來明謨糾斷偃伯靈臺奠安六幕百司庶府駸駸畧

備既彷彿象承平之舊推五福之祠以格有年以託億兆
者猶有闕焉韋布幹議明旨繼班奉常獻儀共工董事
乃敕乃戒民不知後蓋易年而後成翬飛翼布弗陋弗
奢璇題奎畫曰崇真曰靈休曰瓊章寶室曰介福崇禧
炳煥一時齊明有殿真儀有庫修廡角立采繪彪列護
豆靜嘉悉著悉備自今以始四立之辰祈穀之月恪修
薦饗罔敢遺失下逮黎庶乞靈有度二十有一日帝乃
躬修西面之禮陰雲四開庸昭盼鑿凡爾在列載欣載

肅園有軼儀熙朝之盛容復古之大端弗可加已夫曾
宮壯麗登事肅雍迎康年厚生民仁也俾率先王不易
乾方似古人順天命義也五典祭為上百神太一為貴
懷柔彤飾禮也一舉而三善從焉不眩不畫智也大報
汜成必躬謁乎是館堯舜禹湯繼承承承凡今幾見而
永錫鼎來如川方至是宮之建豈曰小補哉臣謹記

天臨殿記

若昔真宗章聖皇帝治叶休明萬祥畢臻東封西祀告

厥成功爰幸亳社躬謁太清之宇萬騎雷動次于近郊
臨宿雍丘縣之梵刹紹聖初知縣事臣黻詢逮緇流采
獲異聞顧瞻太息改貢儀範俾埒皇居爰揭巨扁實曰
天臨欽贊樂石歸忠之意輝煥一時不可無述也天子
以四海為家玉鬯羽騎無遠弗屆翠華黃屋驚夸際幸
後世之侈心乎虞周時巡徧逮于方岳蓋曰秩典非間
見創聞欣欣喜色見羽旄之美特當時之頃未聞若來
之表著以侈于永世何也夫臣之事君蓋主乎敬若稽

往蹟華蓋承辰星陳天行風伯雨師汎灑交馳嘗及乎
斯地警角告嚴玉漏司晨夔龍悲壯之音若猶在耳鹵簿
森拱入門無譁旌旗車馬之容若猶在目于是而忽然
曰一時之偶也不幾於不敬乎漢世巡幸之地皆使致
廟祀焉於古雖未前聞要亦君臣之義未造由不敢廢
豈一時之陋哉康衢之謠曰帝何力於我華封之祝曰
願聖人壽在堯雖無適莫而事君之義則有間矣矧惟
真宗承千歲之統廣三葉之仁偃載威械與民休息皇

乾顧歆度越圖書之表升中展慶上比七十二君之盛
汾陰瘞祀儀矩叶成今茲欲謁真館十乘方軌方是時
也耕食鑿飲無供辦之勞黃童白叟有縱觀之喜春風和
氣四溢衢術雲仍相傳以爲大幸故雖七八十載而未
能忘也黻於是竊有聞焉皇澤四宣家佩典藝天保報
上之心夫人能言之黻也儒生負民社之寄宜其一聆
盛際侈大而閱張焉以舒宿昔向上之願而不暇請也
方朝謁訖濟古毫宋都咸賜酺樂麗譙壯觀曰奉元均

慶曰重熙頌慶炳煥一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於是乎見之則蔽乎其可默哉或曰陽曜匝宇容光無間而曰日在是天一周流盈虛變通而曰水在是是不幾乎誣然神化運動有一有萬一者名既若是則萬者曷其可違而况天乎標曰天臨確乎其不可拔是名特見於王明清揮麈三錄以會要考之蓋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十有六日縣之圍城鎮蔽之初扁則歲月罔知姑存其略以俟博雅君子云

玉宸殿記

玉宸古別寢也朝聽晝問厥事既昌日倚而槐陰薄漏
移而蓮炬開絲歟竹歟息歟游歟薦清躬歟矧四方賓
服萬樞澄簡日晏而坐幽枉必達問之朝羣賢濟濟將
將問之野黔首熙熙皞皞河圖洛書不藉龜龍之出東
封西祀並驅隆古之際非有暇之年歟宗文有院龍圖
有閣太清有樓四部七錄取之左右逢其原廣廈細旃
綦冠切論爭先勛華肆筆為經萬物五色表裏典藝講

非不詳詣非不洽而皇心莫之嗛也三朝九陛負宸凝
疏大寢叶馬惠極承宸居非不足也輦飛鼎新既勤樸
斲匪軼匪私毋意毋我九重靖淵萬籟不作緝几獨御
歷歷維見優柔厭飫深造自得悠然會心時一解頤韋
編三絕不足喻其懋夜分乃寢不足喻其力也宏我漢
京兼麗卿雲有曰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
殫論內也不過曰乘茵步輦唯所息宴而已非古訓是
力也武宣之侈心略而勿論可也然而身衣大練之后

弗與濯龍之私倉卒足欲外戚傳至與藩王為密宦官
女子幾得其隙也殆矣夫俗成治熙文治媚興外若可
觀自今考之直文具爾太紫在上丙丙有度奎壁邈焉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天有所不及聖有所未至
而我章聖皇帝獨全秉德百王一人千載一日也而况
茲殿所藏凡八千卷雖九流古義有所弗取况稗官乎
帝之學也非苟為是博也仰續道統文不在茲乎且帝
之若稽出自天性非矯飾所至故凡命召臣工樂豈之

頃必先之藝文其見于玉宸也四為景德四年三月乙巳由太清而至是殿也大中祥符七年三月十日觀太宗皇帝聖文神翰而錫之膏飫也八年四月癸丑朔則先是宇而移御也九年三月四日蓋獨召宗室焉他日又至則天禧二年十月十一日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兩觀稼馬以考古為未足又察乎穡事人勤怠心何自入哉且是殿所陳有若漢文書囊集帷方以道德為麗外物烏足道哉帝藻嘗紀其本末臣懼其謙也用極鋪陳

云

仁濟殿記

宋興百有餘載德茂存乎四世湛恩汪濊洋溢乎方外
凡可以利用厚生為億兆計者靡不畢舉迺慶歷紀元
之明年二月庚辰爰班明制以大相國寺鍼灸圖石壁
堂易名為殿標以仁濟緣文察實聖意彪炳天地覆載
之德陰陽化育之功有弗自全而我仁宗皇帝將實全
之不休哉帝王之盛節也神聖以天下為己任一夫之

不獲一毫之未至吾心猶將惡焉故其發政施仁之際
雖一工藝之微苟可為斯民地者咸盡其惻怛歛薄刑
清政極豈弟風正氣平物無疵癘神聖之職殫矣彼疾
病疴癢生於小已不能自衛雖畧焉可也然由已饑渴
之念初無彼此之間博施濟衆與天同大自昔黃序題
期岐臯應明堂之詢織髮悉備神知創始正物明民見
祀億千弗可尚已周官醫師而下庀職為詳疾瘍者造
歲終稽事蒼錄忠厚百代所仰漢之西都奉常少府並

建太醫初非重複東京省官乃去其一及民之意邈非
前比唐之太宗覽圖明堂僅戒鞭背仰視皇王之仁復
弗可及維我建隆命馬嘉志等校定神農本經聖言標
端太平興國集方賜序則曰聖惠仁皇善述天聖建元
之五載爰詔太醫詳理諸經岐黃之祕奧越人之網條
下逮巢源固不鼎新又念經絡十二俞穴之所差之杪
忽死生分焉俗傳訛謬弗克明壹復命尚醫奉御王惟
一精加考訂為書三卷模本班用命翰林學士夏竦序

其意鑄金象形備列纖悉置之一日二日之地以正麤
工之繆今茲鍼灸有圖石壁有堂其殆推廣前日之仁
由天聖以迄慶厯二十年間有加不替克臻大備休稱
昭揭聖心炳焉自茲以始凡爾工藝服習究玩艾石所
施必審無舛六臟以條百絡以鬯暴沴不作各全天年
其為仁也大矣其所濟也廣矣蒼籙之盛殆不過是東
都李唐比之褊已四十二年之治凡可以幸斯民者無
所不用其至廟號曰仁不亦宜乎厥後徽宗皇帝政和

紀號之八載五月將望聿班明詔經曰聖濟出自宸藻
備論衛生核邪之道以幸天下宸衷惻隱先後一轍猗
歟盛哉宋敏求記東京謂殿建於天聖八年在寺庭之
東與寶奎殿對峙殿之石壁蓋仁宗御篆針灸明堂經
之文姑載其畧以補國史之闕云臣謹記

漢議民徙寬大地記

漢孝景皇帝以厚德克肖接千歲之統始初清明慨念
稽事之難顧維井田之制既一變於阡陌漢室龍興專

意休息未遑復古肥磽廣狹憫然隱卹簡在宸衷迺元
年正月肆帝班綉念人土之不相適爰勅有司稽衆論
民有欲徙寬大地者聽之皇乎哉明時之善政人主之
盛節也人不土不生土不人不成游民間田隆古所無
咎單明居特成一編豈亦承夏之衰事資振舉蒼姬六
典司空蓋其一度地居民職掌攸專土地不易以及中
下截然隆殺仁之至義之盡也秦用商鞅壞振古之良
法以自成其私干戈塗炭之餘日不暇給高帝五年後

九月徙諸侯于關中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五姓關中與立田宅是直強幹弱支非出於厚下也孝文刺六經以作王制制農田百畝兼明司空執度之典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將汲汲於厚生本制之篇先乎兵服劉向七錄彪炳可攷凜乎復古之志卒成謂皇雖務在養民田租盡除念農之詔丁寧反復而王澤迄未究也瘠鄉衆居食猶不濟豐薦之土人不得徙誠一時深病帝也承恭儉之德繼惠養之志正位凝命甫馬臨蒞九重之

內與突之間俯思民業怒如調饑帝王井牧之法雖未
遑及盍求所以舒目前之急效均一之梗畧爰詔有司
爰開廣廈爰咨爰度首量國用興勅僅焉固未能助民
之徙咨審下力瘡痍甫定又烏敢強民之徙若夫民之
有不便願自徙者其思為之條畫以便利之凡我在廷
縻夫爵食夫祿其推我公心達吾善慮以厚夫元元共
躋仁壽之域想夫薦紳將將發言盈前知者啓其謀勇
者贊乎決順民之欲適事之中小抑強秦之偏漸窺隆

古之平中正溢于簡策謳歌發乎田里亦足以亞七制
追盛時之彷彿矣後之純儒若仲舒蓋嘗仰思古道發
限民名田之論孝武汨於兵孝宣梏於法而不暇及也
田畝奴婢之禁乃見於孝哀皇帝綏和二年之詔顧中
止乎貴臣之私而卒以不行度長絜大豈若孝景之果
兩都四百之業夫豈一帝之力哉然當時之政獨其端
緒麤見于紀而他皆不詳其信史之闕文歟尚俟博雅
以要其歸矣

益州交子務記

有宋君臨萬寓天地其量不作不創因民所欲左翊右
贊使訖平允以無困躋益州之壤鎮撫全蜀直國坤維
雖車書混一初無彼此之間然去都國幾萬里了不與
中原謀壤地西接蠻戎慮其溢洩賦幣以鐵人病懋遷
而質劑興焉主以十六戶時改事變貧富不齊有券莫
償之患起矣訟牒紛紜官疲決責或者厭之將一棄不
顧然而遲重難遷之患民又病之議論複繹事愈明白

官建專務以主其事一時因隨創建豈無善意維持可
傳於後者輒補其闕而為之記曰民生林林不能自養
饑求之食寒須之衣而農出焉神農建耕織之教少昊
立九扈之官為聖神者亦豈能坐視其自成哉則必立
之官師著之訓飭以佐其所不逮而使之至於遂事而
後已然比之飲血衣皮之時固以若多事聖人不敢憚
也耕桑衣食之餘日用萬貨非一方可具理須服賈而
商出焉稷佐懋遷之道周建九府之法亦無非左右齊

民為之表則使無後患然比之蠶桑稼穡之務亦稍末
矣聖人不敢厭也凡其由農而有商自淳而趨便從質
以歸文皆其勢之必然理之必至繼此且有變焉聖人
烏所避哉我朝家法不自神聖凡百制度多因前代非
喜因循樂苟簡慮其強民而弗從者藝祖肇造太宗統
一真宗守成如出一轍官師取其實掌不顧名號財用
謹仍舊貫何必改作罔求富強弗務鼎新一以便吾民
而已至於民有所欲起而應之曾不旋踵用能宏覆六

幕仁熙義恬鐵錢重而券作主戶負而券病薛田握六條之節極再三之思以為吾將禁之不為則重者不能使之輕豈公朝愛民之仁吾將任之自為則貧者不能使之富又豈公朝理財之義折以大中則不若官為設職制其盈虛有錢斯付之券有券必予之錢出入無毫髮之私授受無斯須之間母子之相權名實之相召經緯之相濟力役省而紛爭息矣田請之而田去寇瑊繼之而瑊又去天開際幸田代瑊後復起前議清朝俞音

再畀外臺漕臣張若谷既是之於其先東川憲臣又稱
之於其後天聖元年十一月戊午詔音俞焉通貨泉之
窮極商賈之變施之全蜀至于今賴之想其負販之夫
射利之輩婦清之丹卓鄭所冶重錦種布異物崛詭四
溢外區邛杖傳節於大夏蒟醬流味於番禺捆載以往
垂索而歸執券取償如探諸懷揆厥攸元薛田之力居
多天聖明道之間蓋章獻明肅皇后實司聽斷其能決
然用薛田之議亦仁也夫亦智也夫托六尺之孤而不

負章聖皇帝者豈偶然哉或曰鐵錢行於邊西北蓋同
矣俱患其重矣則交子殆皆可行也今公朝獨行於全
蜀而他邊不與焉何也漢均輸亦良法也亦便民也然
而君子患焉以其意不善也夫交子蜀民初之蜀民行
之蜀民有病之吾特為之淳制而使之不躓焉非敢創
其端也從民之欲也今而復行於他邊則是強民也非
以便民也是以均輸之意而推之交子也其可乎是為

記

濡須塢記

濡須塢者吳孫權之所興築也維權藉父兄之資奄有南國定都秣陵雖赤壁戰勝之威既足以破曹操之膽而奪之然操進取之心未能遽止也一時南向之意遠溢江表權思所以禦操之術謂據江以固則逼近都邑不如進營淮甸之爲愈也乃眷乃顧因仍天險依山帶水加以人謀之臧腹心爪牙之臣蒙爰進萬全之策若曰功不可狃勝不可常古語有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此備禦之至計保國之大方歟使吾有不可勝之
形則寇心自懾吾衆亦堅然後遐衝可折權用其謀土
功肆起不日告成卒以遏北方之侵軼偉哉斯塢其守
江之上筭歟其霸業之所由成歟其鼎足之勢所由定
歟敢裒集信史用記其顛末在易之坎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周官大司馬之屬蓋有掌固司險之官夫以王者
之世仁義充塞乎兩間訖惟人面罔不來王衆心成城
我戰則克而何有於險要哉然猶不敢以本而廢夫末

不敢以腹心之寧而廢夫股肱爪牙之捍禦而深畏夫
人謀之未臧人力之未至也而况區區之吳哉矧操之
威加四方功收百戰雖如袁本初之土廣兵盛官渡之
後卒以不支其鋒殆未可忽也赤壁固非幸勝亦其自
犯古人趨利之戒是能一炬而蹙之操固旦暮思一洒
之而將集夫新功焉南牧之舉未嘗不在心也長江滾
滾固天所以限南北然秣陵近在水濱必思淮甸之經
理以固大江之藩籬濡須之爲地當淮甸之要衝西趨

合肥實北方來侮之所寄徑也有山峩峩可憑以固有
水泚泚可達之江然城壘未立虞隙尚多不加之人力
是烏見其可哉臣蒙覩茲端緒訖用有言關於聞聽謂
諸將之言以為上岸擊賊跣足入船是一切之見耳是
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耳豈萬全無虞之策哉是必版築
有興城雉有建使敵心自阻我意不折而後江南可高
枕而卧矣權夙擅高明善屈羣策耳按斯言心契其臧
可之俞之爰命攸司鳩工聚財戒後庀事迄告成焉屹

如丘山之當道而不可夷也堅如甲革之衛膚而不能
侵也雖以操之雄傑決不敢越之用兵於江南遑矣夫
其南國自固之大機歟且以史考之建安十八年正月
操至濡須蓋四萬之衆僅能破其一將卒不能大有功
焉操也方興有子之嘆而懼夫春水之生十九年七月
又至焉二十一年十一月復至焉二十二年正月又以
二十六軍之衆至焉僅致一介之來而遂不復以為意
夫以操之威磅礴五年之間而卒無纖芥之效豈以濡

須果得地利無所復用其力耶至明帝太和四年十二月之後權繼有合肥之後亦豈以濡須之既固而後可進圖合肥耶厥後黃初三年曹仁以數萬之衆臨于濡須朱威僅以五千之衆而獨能走曹仁且收斬將搴旗之功豈以朱威之力而獨能辦此哉亦以濡須真得領會而呂蒙之興築有以詒後耳昔馮道根之戍阜陵也有隙必塞有敵必理衆哂其為道根獨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而竟以却敵權也其亦道根怯防之類也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靈巖集卷

六五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騰錄監生臣嚴續曾

騰錄監生臣俞光豫

欽定四庫全書

靈巖集卷五

宋 唐士恥 撰

頌

芝山頌

宋興四五十載叶氣格于上下圖書之出復超往牒人
情洽熙願建升中之禮登封訖成載脩汾上之祠柴瘞
昭妥昆蟲閭澤爰扣琳宇躬脩款謁凡前王盛際升平
縟典罔不咸稱忱恂比于馨香殊應踵出凡仰而見之

于天俯而形之于地致其物繪于圖者府無虛月史不絕書至于自本至根效三秀之異者尤為雜沓乃大中祥符元年六月王欽若得之泰山蓋八千餘本六年十一月丁謂得之亳都蓋三萬七千八百本越月丙午又獻九萬五千本焉殆前時所未有也想其殊形詭狀五色粲發溢于觀覽不一而足彼甘泉之產函德之符不過九莖形之詔旨詠之歌詩使見斯時之瑞豈不駭觀溢聽宜其帝心格誠不敢隱遏叢而為山以對天宏休

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命內臣元吉分界名地凡二百焉
八年六月復錫殊庭加賚臣工各二俾之寶箴不朽不
赫哉振代之珍符創見之明時也天瑞應誠而至昔蓋
有之求其系至麇集輻輳雲翕若是芝者實千載一隆
又從而加之意不隱不夷以震蕩億萬年之耳目其兩
至也已是非我真宗章聖皇帝疇克致之亦疇克顯之
小臣不揆竊寓之律呂播之金石以彰無窮之偉觀頌
曰天尊地卑人焉中居有感自我厥應不虛有義斯圖

有如此書究而論之不差鎰銖匪分而際若鼓在枹五
閔易置天厭紛如迺眷真人大濟堪輿東征西怨爰立
宏模曰義以正曰仁以濡詔爾來禩母二者踰太宗一
統悉歸版圖訖惟人面畢會我都章聖嗣之不變不渝
三朝繼承四方無虞我澤益深決髓淪膚叶氣薰陶方
外鬼區有降自天大中祥符稽之往牒振古所無小民
稽首登封來歟言曰今日安若覆盂矧此天瑞有誠既
孚帝曰俞哉叶以汾隅柴燎奠瘞肸鬻紆餘毫宮載臨

確如前謨保合太和三秀以數人一已千僉用歡呼既
萬且億與常則殊于岱之域于毫之沮上帝監觀左眎
右扶不一而足或黜或朱五色交粲光彩敷映其來雜
還厥入連車爰命為山錫之名廬加賚臣工非玩非娛
甘泉九莖函德之除寂寥間見何足惓渠漢德鮮矣僅
爾斯須曷若昌期可張可鋪不隱不夷永視居諸小臣
作頌敢罄厥愚

紹興祚德廟酌獻彊濟公成安樂頌

堯舜一時輔佐其子孫咸有天下且膺一統之盛趙出
伯益乃獨跨帝軼王度劉越李而後興焉中數小奇天
眷不釋挺生程嬰以左右之史遷特書焜燿縑冊雖陰
佑所臨似非人力然忠肝義膽要與日月爭光又奚止
丙吉陰德僅見當時而已哉烈士初心夫豈望報然被
其施者自不可忘也元豐紀號之四年五月始封嬰為
信成侯棟宇宰木之蔭扁以祚德始血食焉中興行都
用肇昭享蓋紹興十有一年八月至十有六年六月加

以忠節之號二十有三年二月爰命頌臺議超常度爵
以公冠以彊濟春秋二仲祭必用樂酌獻之曲蓋曰成
安備縉曲也且統垂千歲累聖相承民漸膏澤詠仁蹈
德景炎系隆運啓無窮原其端緒存趙之力為多是既
不庸釋死而不朽無踰義烈雖歷數千百載猶一日也
英心廩廩如在其上膏雨既濡秋靈將肅時序物情人
心休焉俎豆告潔牲牲告備即肖貌之宮迺肆迺薦八
音在列詩言義槩夷惠之風懦立鄙寬形之千古如日

常新量幣既奠縮爵既告草木起壯金石將將絲管相
叶而百禮既矣祭法有之法施于民勤事定國禦災捍
患悉在尸祝之列矧公存孤利浹萬世致其恪恭是宜
有常中聲嘉號副茲緝禮聖王懋焉元豐百度厥端既
啓中興肇新有隆不替下貽億嗣甚盛舉也可無聲詩
播之金石頌曰皇乎趙宗嘗在晉國有孤幸存擠者如
織帝曰念哉是萬夫特將建殊勲覆露六幕卒存其祀
險艱千億昔云托孤猶曰六尺茲焉亡有遺腹是植豈

無杵臼大命且殛因謀竟售虐心遂熄此為其難委曲
羽翼豈無韓厥卿位侯棘上薄雲天言烏可食外内叶
策則各有職惟嬰之義萬世赫赫歸告九原一死何惜
執禮三年何足酬德矧茲源流真人是出五閏厭亂四
海乃闢垂統千歲周道其直六合廣矣閱歲再百日被
雨露膏潤無極時嬰之庸時嬰之力尸而祝之佐以饗
繹夫尚何言是安是適青陽方中萬彙奮迹牲牲告臚
春酒有冪思公之仁温温如日西顛將半思象悽惻黍

稷告成祠庭載陟思公之義秋霜粟粟象德之音意緒
昭白使遇季子維見歷歷侯今之樂風旣可識勁氣堅
節介馬如石才愧吉甫鋪叙髣髴

延喜樓冠帶河隴高年頌

唐宏覆海寓臣妾萬國太宗皇帝之兵有以俘頡利刊
延陀滅高昌驛回鶻幾踏高麗而強弩之末終不足以
振魯縞僅以侯君集一戰之力而和吐蕃玄宗鼎盛之
日雖西方萬里之遠而一叛一服終不能得其要領乾

元後隴右劔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嘗覽天下圖見河隍舊封赫然思經畧之而未暇也及敵運之既衰尚恐熱弄兵而吐蕃比於危亡矣於是鳳翔節度使李玘復清水收秦州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取六關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邵寧節度使張欽緒復蕭關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州是歲大中建號之三年也八月乙酉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為御延喜樓賜冠帶皆解制易服昔漢宣帝能得

呼韓邪之朝而卒不能得尺寸之地什伍之象以有之
晉劉裕西滅秦東滅燕有以舒華夏之氣而暫得復失
皆未足爲曠古之功維宣宗值此敵運之衰不勞兵革
之用大刷祖宗之恥挽漸染之人而復還中國之邱墓
其亦千載之一時也歟而今而後沙州祀父祖之衣服
不必復葺也順憲二廟之謚號可以議上也偉矣夫其
振世之大烈也歟土地人民之復雖乘吐蕃之弱兵不
血刃而紀獨以爲吐蕃獻之傳則以爲諸節度之力通

鑑所書與傳不殊今以為據頌曰通道作貢昔人有言
天運不息恢若轉圜常與願違弗副而愆故為希濶難
遇之年巍巍冠帶聖明所宣中國是尚仁義則兼漢能
服從來朝呼韓呼韓至歟金朱吉蠲然而猶曰單于爾
專爾地爾民爾其保全越有華衆邊境乃遷天開大幸
化均八埏復還古風儼若衣冠是真異事可書之篇唐
有吐蕃頑狡莫鑄係累吾民彼效裘羶彼效裘羶子孫
以傳敵運既衰不勞中權玳復清水秦州肆連仡仡季

榮復州曰原兵威破竹連取六關李欽勉旃安樂是還
欽緒出車蕭關亦塞終焉鄭涯得扶以旋八月乙酉移
御嬋娟延喜載臨載撫載憐謂汝中國昔日民編今墮
邊地厥心載悞天開帝歷帝歷綿綿反汝古服懽聲震
天懽聲伊何躋我聖賢聖賢所制帝王則然酬我心曲
王化無邊彼之強敵飛灰滅烟昔我沙州祀其祖先每
懷土音淚涌若泉今具反初荷澤九乾荷澤九乾有通
平平遘矣斯舉大筆聯翩播在金石傳之億千

景靈宮頌

廟有寢古也漢之原廟其寢之類歟我真宗章聖皇帝
大中祥符紀號之五年戊午靈祖博臨于內宇景貺昭
灼十有二月戊辰詔建琳館誕將休嘉若唐太清太史
言太微之南天廟十四星仰福帝居宜即巳丙地創之
共工鳩役九年五月以落成間凡七百二十六區既更
歷年仁皇出震奉真有殿英宗面離孝嚴紀名元豐鼎
新十一殿踵立蓋備帝后之奉嚴衣冠之陳矣元符三

年十月甲子復於馳道西游立宮館而神宗所御此為
列首左右角立罔有不虔大典必告首時必饗蓋亦超
漢而軼唐矣帝王追遠之心無有窮已渙離萃聚建之
廟立之主精神之所馮依祀享之所肅敬猶以為未足
也又即儀容之可慕笑貌之可彷彿尸之於祭庶幾乎
具若存焉繹之於祭庶幾乎具或臨之仰迓靈祖之眈
極淵源之所自不苟不倦是非仁孝之純全其孰能與
於此哉真皇初於前累聖繼於後原廟之不逮古太清

之不通今其皆瞠若者乎小臣不揆敢叶宮商播之金石頌曰章聖明明百神受職北來西服五岳偃息協氣所薰萬嘉如織乃至靈祖有臨翼翼降祉如茨景貺罔極神休曷迓棟宇宜植以奉以虔庶幾不忒共工庀官懋于夙夕殫其壯麗地開天闢仁皇繼照館御勅式承承自今咸願昭格元豐鼎新欽成以畢徽皇大之右館角立大報云初款謁無射吉禮既成翠華親即春溫秋霜寒暑來適凡厥四孟罔不降陟汜成典常孝思是力

儀容恪然有若親覲我其庶乎建其萬一帝王之心有
欲報德無或窮已方升之日豈無清廟曰禘曰祫精神
所馮易言王假渙離萃聚各有所直聖人歎然以為未
足載因靈祖景命有僕彪列羣祀虔加肸飾漢之原廟
救過不給叔孫一言其事僅亦敬愛所寓止於列辟豈
若斯言淵源赫赫唐之太宗歸然以獨天寶之侈何足
控擊累聖弗及徒自光迹豈若斯宮本末奕奕國家歲
事永開簡冊純誠不已厥義昭白上不遺本昭穆畢索

小臣作頌播之金石

紹興秘書省觀累朝御製頌

臣仰惟國家休明之運聖聖相承典學不倦聰明冠倫
之德緝熙日就之功肆筆揆辭縑冊充牣西清六閣內
直紫楹森拱萬靈永貽億禩重明繼照銳精紹述則必
閱視相踵有隆不替猶以為未足雲漢之章奎壁之照
下徹書林之表蓋跨經越史而凌躒乎諸子百家使天
下英賢預瀛洲之選者獲窺至理之萬一顧不韙歟高

宗皇帝投戈息馬篤意儒術成憲丕謨崇敬不忘乃紹
興紀號之十有四年七月二十有七日祕書省落成清
蹕臨幸乃召羣工俾觀累朝帝藻儒紳武製濟濟將將
寶軸琅函光彩煥發雜沓抃蹈爭先快覩忻所未見發
坎井之陋啓醯雞之覆爰逮萬宇聳聞改聽猗歟盛哉
先漢之君若高祖武皇過沛之歌秋風之詠聞見一二
寂寥希闊既不足道光武明章系隆鼎盛雖尊經崇儒
有光西京東觀仁壽書林炳蔚曾不聞發越前作以侈

觀聽唐文皇之集徒與乎開元四錄肅宗克復以來日
不暇給茂焉潤色增光之事維我熙朝累聖作於前高
宗述於後以內閣為未足廣之以冊府之儲以寶箴為
未大繼之以榮觀之勝使數百年昭回之光一旦盡被
物表文治熠興羣心知嚮誠復古之丕緒酌祖之大端
顧未有續文王之什作為歌詩揄揚盛際小臣不揆敬
三稜而獻頌曰國家之興叶于五緯奎為文化天抉其
祕重規疊矩出類拔萃錫汝保極達于遐裔猶曰未足

敷言是事非文則侈非華足貴發揚隱奧萬物咸被重
明繼照傑閣嚴邃龍圖而下盛名聿示曰爾近臣簪纓
未戾新爾觀聽改爾瞻視虎拜稽首載舞載企復賜冊
府增光于外唯務廣及豈唯寶閔瀛洲之英石渠所萃
亦獲蠡測大海之涘此其盛時莫敢少墜中興系隆授
戈講藝鼎新書林羣飛凌厲乃勅前驅清蹕臨蒞冠紳
弁駉命駕不俟雜沓歡欣開彼蒙昧六合九垓聞風服
義過沛之歌秋風下暨寂寥希閣初非極致矧彼復古

東觀大備紹述無聞不幾廢棄文皇彌文列部之四肅
宗空憊弗窺積筭維我列聖瞻前鮮儷堯舜禹湯承承
繼繼煥章重華有光奕世吐辭為經斯文所係六藝雜
沓不知其幾維我高廟知風之自其幸後覺深識本意
遺爾學者莫大之賜小臣作頌金石不替

贊

元祐通英閣仁宗皇帝御書贊

維天錫無疆大寶命于我有宋惟宋克肖天德藝祖太

宗肇造統一聖聖相承澤流愈深真宗章聖皇帝垂裳
九閭登封降禪固已媿隆太和之盛矣仁宗皇帝重明
麗天仁益豐義益熟刑惟恐不措歛惟恐不薄四表九
譯之遠肖翹牙甲之微罔不涵泳德化帝心若慊猶為
未足訪逮賢才容納忠直片善寸長靡不蒐獵期以永
保盈成用傳千億迺慶歷紀號之四年三月己卯御邇
英閣聿煥奎章凜遵祖宗而下彪分臚列三十有五事
皆保邦之丕範出治之大綱副以危言終焉顧勸講之

臣度公亮安國洙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所言可施於
治者書以為賜度等欽拜嘉錫請釋其義丙戌書成帝
指大者六事付之政地俾施行焉從古帝王蓋未有舍
已從人樂取為善若斯之盛者也肆惟哲宗皇帝勵志
紹述延登老成宰臣大防邇英有請願揭書帷永用監
觀詔音俞焉實元祐六年季春吉日道統一傳若合符
節彼唐太宗俯監人言嘗列屏障或黏殿壁然條目未
備勉強不終僅見於一時又未若前遺後承之莫可及

也宜有儒臣欽述盛際謹昧死贊曰維天啓宋無疆大
歷維宋克肖維天是則聖聖相承先後弗易舍已從人
盍分畛域於皇仁宗維明御極維仁益豐維義益迪信
及豚魚政如金石化成忠厚行葦共測泰運隆古重見
赫奕帝心若慊罔敢自逸俊乂四來忠讜迺繹迺拔其
尤可施於國若曰丕承祖訓是式若奉先業繼守翼翼
精乎六藝尚吾儒術信義益固巧詐不惑或廣視聽或
求靜直小人之情俾毋我溺驕盈當戒喜怒當抑遠圖

當講功則無迹矜民撫軍片善咸緝三十有五罔由已
出終以危言自儆自惕帝詎闕此式揚謙德親灑璇跗
經臣特錫度等羅拜厥義請釋六事俾行無厭無斃肆
惟哲宗爰登鴻碩頓首有祈施之經幄前遺後承光掩
在昔唐宗容納或黏殿壁或列屏幃有昌莫述盍若神
聖百載若一帝王大經彪分臚列小臣欽贊用播千億

洛書五事圖贊

臣仰惟仁宗皇帝紹休大統克已承天越成洽熙懷謙

履薄固敢自寧猶思倣切在躬取洛書五事寫以為圖
丕休哉自修之要道飾身之格典也二儀同流人極中
建形色天性咸具至理能者養之各有其則統宗會元
萬目畢振天畀彝倫神禹受之箕子歷陳越為丕矩初
一五行委之自然次則敬用五事蓋人道之始也貌言
視聽內焉心思實一書之領會漢儒考古知德者鮮庶
徵之末孰究厥奧維我仁宗發千古之祕啟不傳之妙
彪分臚列瞭若日星近取諸身先其在我八政而下不

行而至誠為己之大端立極之奧理也鋪觀國史洪範
政監為卷二十有四出自帝藻殆詳畧之交備本末之
相宣歟厥後英宗皇帝常列洪範于欽明殿之屏重華
繼文適駿有聲中興館閣書目仁宗御集一百卷圖與
居其一焉度越流畧作宋一經皇乎偉哉小臣斐墨昧
死祇贊贊曰人生兩間萬化紛紜曷執要端無先一身
曰貌固有養之在人厥德為恭暴慢不侵以之作庸罔
有弗欽言從視明聽當遠聞咸適厥理毋汨毋淫妙若

心思中乎天君睿以作聖所造孔深龜文出洛有姒至
神具列九疇光明郁紛其樞維何次二所陳反躬之會
衆妙之門行政紀疑徵福之分是皆外物殆何足論有
若三德若邇若親猶曰治人朝己之真有若皇極歛福
錫民切問近思殆我之因維我仁宗其溫若春請事斯
語復禮為仁曰敬曰用陰會默存知言之要懿乎斯文
昔焉政監大義若綸皇曰茲詳毋胥以淪爰寫斯圖萬
世之珍道不下帶厥效孔殷標曰洛書探厥攸元妙訣

不傳千載一辰千載一辰厥義維新小臣欽贊并用書紳

武成王十哲蜀丞相諸葛亮贊

唐上元元年尊太公以王爵謚曰武成俾其宗主用武之教如文之宣尼祭典一同樂用軒架復以歷代良將為十哲像坐侍蜀丞相諸葛亮實居第三夫文武之途至唐始岐為二事蓋將肖其形貌施之丹青書之姓氏官爵以昭示後世為永遠觀美此豈苟然哉惟亮身起三顧法善八陣擇劉氏而事之出師一表皆至公盡誠

之言雖崎嶇蜀漢而其事遑矣其義著矣况用兵行師
蓋威文節制之流亞足以服孟獲斬王雙仆張郃而其
既死也猶足以走生仲達屢戰屢勝天不假年巾幗之
遺方行而蓋棺之事已定夫豈人力之所能及哉侑食
武成之庭而配孔門十哲之列宜也夫使後世想其風
采人不可存名則可存身不可固象則可固欽贊以遺
之億千是可後乎哉後之人入武成之堂瞻諸葛之貌
而誦斯贊也其有益於英雄義烈也豈小補乎哉贊曰

漢之季世四海鼎足蜀居其間尤小而盛諸葛用之抗
守如欲孟獲崛強七禽以覆仲達勅敵亦畏而服而况
他人皆輒敗北節制之師如日之煜不幸天年天馬如
倏使其義襟不振不縉使其英烈不年不祿維唐遴擇
以標以錄視之十哲威畧振俗我肖我貌載尸載祝俾
配武成尚論以篤參之羣彥覆以厦屋後世觀之化成
自速寫此儀形視之武裝俾之烈烈俾之肅肅俾之想
象存其心曲維茲宣聖私之以淑維茲十哲四科之目

示之後世白不日浴今之大柄各司其局一張一弛英才並育以垂永年齊人是告欽贊樂石用昭武塾

真宗皇帝御製內香藥庫詩贊

內香藥庫者古玉府也獨以香藥名者不貴異物賤用物也上以備服御之須下以裨經費之闕犀珠磊落粲然溢目梯山航海訖惟人面罔不虔職貢之修盛舟車之輳越自肇造日積月累柴周之所儲嶺蜀之所聚銖收寸藏殆非一日至于我真宗章聖皇帝之年蓋二十

有八庫焉維帝緝熙唐文彤之篇什字為一室之標親
灑璇跗肆筆成書金榜昭揭下被萬古雲漢成章夫豈
徒然哉由盛帝明良之歌若三侯之章秋風之什見于
載籍者不可屢數求其克勤小物無一之或遺若我真
宗章聖皇帝者蓋千萬世不一見也其事不見國史獨夢
得石林燕語存梗槩而歲不具焉容光必照日月之輝
已小臣敬贊盛德之萬一贊曰皇家之興五緯若繩若
繩貫珠降婁是明降婁何職比于東壁文物之占天意

歷歷累聖承承宸章方增九閣垂象貞皇最稱汗牛充棟其書總總克勤小物固不鼓動王府在周遺規可求服御是供一職以修冠以香藥其名何作不貴異物厥義坦若四七其門臚列彪分扁以宸章理則具存維玉至寶及他玩好茲焉是箴儲之於早亦有南琛四方同文訖惟人面職貢繽紛旁暨良藥癢疥可却拔象之齒擢犀之角固不粲然溢乎後先標以唐文相映相鮮是謂玉食以奉惟辟冢宰不會宏哉九式叶于四聲七字

一精柏梁之餘肆筆而成如彼列宿麗天昱昱揭示萬
世漢將之目聖作爛焉永示萬年

神宗皇帝御製祭狄青文贊

寶元康定間羌動銀夏時以偃戈之久戎備小有未諳
諸將折北不支獨狄青起行伍擧旂摧鋒擅百勝之威
名振青海羌既知困有稱藩來王之漸仁宗神文皇帝
用釋西顧之慮而青之名字簡在宸心至命繪者圖之
丹青貌其體肖為圖來上以快鼓鼙之思我神宗皇帝

憤西北二邊未汜歸者遽興頗牧之思嗟九京之不可
作親御綈几雲漢之章追酌忠魂華袞之褒五色下被
烈士知勸懦夫可激而立也夫一介之善不惟見用當
時猶使後世明主起當饋之歎其風烈言言真可尚也
袞飾厥文敬贊下方小臣其敢辭贊曰維彼遐方曷為
之備必也虎士戎容暨暨功見於先後王惕焉宜有袞
褒被之九原昔者我國有戎西極敢曰叛渙稱爾矛戟
屬其一時武臣小熙赴赴烈將折北不支狄青乃出捐

軀効力所向無前踏賀蘭石當宁載咨丹青其儀其儀
鷹揚登于天墀烈烈神廟如日之暎憤彼叛渙期致天
討迺思力臣迺撫忠魂親擣宸藻見之唐文唐文偉已
壯士增氣至于懦夫亦有立志頗牧是思古則有之不
聞親作下被昭回帝王有製意各有為厥意若何漢封
樂毅黃金築臺英士聿來意之所見罔不宏哉維青良
將帝所嘉尚英魄如在儻具貯蠻氣吞驕戎事昭雋功
百世之下凜焉清風宸章衆矣是豈其最小臣欽贊以

錐測地

損齋記贊

臣仰惟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息馬論道治符昌泰不自
滿假永惟中興以來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至猶懼一
夫不獲其所載惟益下之方殆莫要于克己乃闢齋居
名之曰損一切屏去聲色玩好聖經信史終日諦繹復
攄帝藻發揚聖蘊寫之琬琰以自儆切迺紹興紀號之
二十有八載仲冬之月權吏部尚書臣允中造膝有請

願攄聖旨播之詔告以幸天下玉音俞焉爰因斯文徧
賚僚辟外及賜履持節之臣璇跗所親庸秘冊府羣情
懽感咸仰盛德丕赫哉保治之宏模帝王之盛節也損
之義大矣爰象十翼三陳九卦反覆明辨厥理淵微帝
心獨得聖不自居休稱揭厲緝熙光明有隆不替修身
及家平均天下見之事業不一而足統垂千歲業昇萬
禩聖子神孫累世一轍恭儉是保益迓平康前遺後述
亶其盛哉小臣不揆作為聲詩欽述盛際仰依樂石之

末光謹昧死贊曰若稽古初博考載籍義理之會無過
大易卦六十四損居其一三陳反覆曰修于德於皇高
宗系隆炎厯廟謨雄斷大業再植投戈息馬索隱探蹟
盛治日隆泰和歸奕不以既濟忘其儆惕爰究爰討是
法是則皇心闡幽齋室以闢一切屏去翫好聲色曰經
曰史是崇是式萬幾多暇燕閒又默朝斯夕斯不外一
室迺推聖意發之翰墨雲漢昭回藁六為七寫之琬琰
大書深刻實曰自省豈欲外觀二十八禩中冬之律臣

曰允中言發造膝帝曰俞哉賚爾百辟外逮持節十連
方伯欽拜嘉錫決于肺臆璇跗所親冊府是錫猗歎斯
文自克自抑垂諸無窮布在方策聖子神孫恭儉千億
揆厥攸元貽謀歷歷小臣欽贊副于樂石

金史紀事本末

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靈巖集卷六

宋 唐士恥 撰

箴

太昊九庖箴

太昊氏以神明之姿膺木德之運治隆中古氣化日開
君臣之義上承人皇爰始名官河圖效靈以龍為紀五
職分掌歷歷維見凡斯民生養之具厥既日詳上古淳
龐人昧火化茹毛飲血未有厥理粵有燧人鑽木教民

民以大悅太昊因之結繩佃漁網罟興詠既極搜取之
道又立九庖之官以廣亨治之制鼎办範金割斷燔炙
諒焉畢備別號庖犧厥義彰著以祭以祀以燕以饗禮
法之始然葦籥菁桴迺靡靡桑濮之原茅茨土釧實象
箸章華之漸雖上聖立制毋容過侈彼飲食大欲中人
易移懼末流不能自反苟非建度設則具維厥中則他
日之弊何止貪涼之殊哉三墳之亡久矣建官之畧迺
見於崔寔政論曾未有飭文之士追補古作者敢為之

箴

按箴詞原本不載無別本校補姑仍其闕

黃帝陶正箴

黃帝以上聖之姿膺土德之運治隆中古氣化日開紀
瑞名官上承羲農縉雲之類五職具焉風后力牧常先
大鴻之徒布列左右既不一而足越有甯封實司陶正
夫合土之化其來上矣土鼓蕢桴載仰前哲正名百物
明民共財禮教日備或鋤或鋤或簋或尊或壘以飲以食以
燕以饗凡百器用所仰實繁神知創物物有其則毋寧

過侈火土之用交造厥理百工信度敢不虔守道揆所
繇則自明主三墳之書久矣不傳史遷紀首莫詳厥載
設官之畧獨見于列仙傳之文是用追裒大槩以補亡
逸若虞人之作者箴曰上古鴻荒民未克知五行之用
孰其啓之曰鼓曰桴合土是基疏化之紀黃序題期氣
化日開百里具依迺制器用迺服裳衣以瑞紀官上承
農義風后之徒左右表儀下洎陶正甯封庀司工則信
度罔敢或違明民共財禮教無虧或劔或簋或尊或彝

爰節爾火旁羅之宜叶諸日用飲食具施以祭以祀允
叶稷威以燕以饗九譯航梯至德無濫大公無私矧惟
一器一官之師胡足控揣上裨黈垂臣所枉慮人欲無
涯或者蚩蚩象箸玉杯前王之式法制可推毋廣毋增
侈源易開必理必義迺紉迺為物各有則毋縱詭隨有
虞工陶我古是稽周命闕父載踵成規不奢不陋萬祀
咸歸小臣之愚敢告司墀

諫院箴

有唐設官門下中書兩省角立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補
闕拾遺並置左右蓋古七人之列中更五閏我朝因仍
名同實變雖曰諫官必俟別勅然後言事蓋簪之地闕焉
棟宇元年七月辛卯用陳執中之請爰始庀局元豐改
制舊貫不易紹興復古不隸兩省弗自滿假累聖日新
避矣夫且言則在人聽則自己求善之心切則謹直為
忠諷感為愛涓埃不損山崇海浹苟懷自是之念則惻
怛為彊聒深切為謗訕君門九重奚翅萬里臣等設陋

誤承恩華開以櫻鱗之幸顧盛德大業何間之可言然
而萬有一焉敢晉惓惓之愚箴曰官以諫名日造昕庭
涓流纖埃逆鱗俾櫻是曰言責盍效讜直矧惟聖王是
拔是識恩若丘山報焉實難其敢默默以曠厥官乃若
睿哲盛德大業振蕩耳目光明煜爚內有經帷唐虞是
稽外有鼎臣稷契上追動無過舉事隆前古雖欲稱塞
莫識端緒小臣深思殫極千愚萬分有一慮之於無防
微杜細禁於其未愛君之誠怛焉深至此心苟虛人言

金史卷之六
卷六
則娛非出勉強無間負芻矧臣言職日侍文石庶乎有
補敢告執戟

編定書籍官箴

國家因唐並列三館宏文集賢洎史鼎分崇文總馬元
豐定制秘書有省建炎以來簡陋弗宏迄紹興十四年
輪奐一新七月十三日用政和故事命禮部侍郎臣燾
提舉秘書省鑄印庀局焉明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復
詔校書郎沈介正字湯思退充編定書籍官庸以右文

稽古蒐闕遺焉絲乾元四部世道日降屢從寇煬五閔
弗皇崇文有目直號畧舉茲焉分攘投戈息馬不忘搜
輯昭昭設官之意一時膺是選者不聞將順之作以烜
耀來嗣是敢追為之箴

箴詞原闕

三司使箴

臣仰惟國家肇造以來累聖相承一意拊循未遑變革
名官庀職姑用前此三司一使實曰計相位亞宰輔職
總出入鹽鐵度支洎夫戶部曹局彪列事殷業碩理財

富民其責甚大。夫民部地官。有唐初政權重事。壹中更鼎盛。侈心四出。是裂常度。使民紛然。民力用殫。國勢日困。加以變故。莫之能復。茲焉三司。乃其末流。宜若明王深監前車。然一使獨總。列曹詳分。賦無不入。用無不關。聖神在上。安人裕國。固有闕事。媿夫秦列九卿。漢實用之。西都之季。尚書肇立。唐為百僚之冠。精神運動。制之在人人。存政舉法。守維末敬。哀祖宗故實。追為之箴。曰民生林林。衣食是資。邦國設張。征賦爰施。軍賓祭祀。下

逮百為非財不濟非官莫幾權儻不一孰謹細微周之
冢宰織髮具稽漢則大農財柄獨持唐建民曹周漢是
推夫何中葉使領睽睽加以多故成憲莫追五閏長興
始定三司真人啟歷姑用前規累世遵承未皇丕釐百
王之末適丁其時在昔古先山澤共之今焉在官權筦
弗私在昔古先養兵未滋今焉百萬仰哺莫違尚賴神
聖恭儉天姿綈衣草屨土階茅茨克已厚下少濟無涯
臣竊願言塵露仰裨中古以降淺陋弗思民不致養富

自頭箕劉晏小臣取予乃知生衆為疾本原丕丕道揆
所由九重永惟臣職計領敢告司墀

左右補闕拾遺箴

惟我有宋中興二葉之天子承休襲明年決三登治功
日新弗自滿假兢業萬幾猶懼有闕乃因從臣造膝有
請兩掖常員之外增置左右補闕拾遺慎簡直諒以自
儆切丕休哉真保治宏模帝王大烈也臣竊惟古者七
人之列成周保氏之掌兩都大夫之建李唐兩掖之員

皆主於正救王者以補衮之闕至出於治定功成之日
庸以儆戒無虞謹終如始則未有我孝宗皇帝之德之
懿者也矧惟五季之陋二官名存而實亡太宗皇帝既
一新之克已勵精之意燦然可復元豐六典恪仍舊貫
蹇諤鯁亮初非有乏明詔之頒宸衷所向欽戒不已炳
炳如丹有君如此則與是選者當何如其報稱是敢追
為之箴曰唐建兩省近峙北門貂騎諫坡先治一身遺
補肇立越自後人五閏空惚斯道日堙國初之制未免

仍因端拱慨然官名聿新元豐六典是守是遵累世同
歸逮我聖神極治有成升平三登純亦不已采戒采欽
增建斯官貴毋慙淫寧侯昌言澤乃下民聖意所嚮威
德莫倫明以益明知臨大君計效于後玉振一均顧臣
之微乃當選掄糜捐踵頂報稱莫伸其敢緘默囁嚅因
循心為至重土苴功勲版圖當復大義當申苟其弗釋
膠擾紛紜毋速毋畫用之不勤妙道所在歷歷嚴宸臣
愚眇炳蠡測溟津狂斐一言執戟攸聞

著作省箴

著作省者典午氏之制也惟典午氏中書有省秘書亦有省著作之局嘗係中書而終不係也亦嘗係秘書而秘書之省所不可一也起於魏明帝太和中置著作郎至晉則大著作郎一人佐著作郎八人此其所以有省也蓋有官斯有省也著作省者亦因中書秘書而得名也省之為名清禁之宇也西都則班固所謂金馬著作之廷東都則有劉珍等所謂著作東觀之職而未有專

郎也至魏則有之夫古者左右史職司言動古人謂其
權重宰相古史之猶可考者尚書春秋是也其權重宰
相固也今而以郎專之官雖卑而任不卑也所以起人
主之敬心也夫人主居四海之上而名義不足以懼之
則亦荒矣此古人之所甚畏也此著作省之所由立也
敢因是義用為之箴曰眇躬獨立九重之上欲以運動
天下如掌疑丞雖立輔弼雖訪一念之間或聖或妄不
使有懼心其自放何以經緯何以規創名義苟存必無

跌宕乃置史官左右如相言動必書賢否可狀使之萬
世可知無誑著作有郎此意可想史官之餘史官之仿
茲焉所居曰省可仰使之近君纖芥必當豈獨簪筆浮
辭是尚黼黻文章高明有抗明君臨茲視儀聽唱不待
書之執簡偉壯懼心長存於背自益敢告執戟九陛所
向

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箴

韋臯以明敏之姿膺方面之寄善撫諸蠻貞元間唐方

以吐蕃為患而臯得蠻之歡心足以散強敵之締交合
黨且能使之反與為敵以是遂受唐朝統押安撫之職
夫中外同情也貪者能使之甚惡廉者能使之甚敬不
善者能使之甚怒善者能使之甚宜彼亦趨利避害也
初無甚高難見之事也夫其甚敬韋臯者有以也夫夫
其甚宜韋臯者有以也夫則臯之受是任也不為忝矣
然才在一世用之者人主也使讒者得以間之不肖者
得以奪之則雖百臯亦未如之何矣此則造命廊廟之

上者之責也所謂西山八國者豈臯傳所載西山羌女
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八國酋長皆因臯請入朝者
邪不知八國名號之詳姑即其理以為之箴曰唐撫中
夏吐蕃在西乃詔共屬蠻與詔夷古昔要術結者使攜
以此制人百用不隲所難及者致此者誰必得其才多
成闕希有韋者臯彼何人斯可以撫蠻使之實來用豎
南詔強虜可摧成效昭昭吐蕃以披信否兩端我則未
知是在人主察幽鑒微讒者言勝吾末如之雖有百

臯將安所施此理易達三尺小兒之所能見之所能為
第恐目睫不能近稽愚者千慮敢告司墀敢告司墀清
聽具依

銘

漢隨月樂器銘

有漢上承百王順天尊和鴻祚中復三宮質文月令以
班時律以審建初二年七月太常樂丞鮑鄴言食舉用
樂未應月均車騎將軍馬防宏議願因歲首發太族之

律卒以費廣五年冬畧施行焉迺陽嘉建號之二年十月庚午臨饗辟雍聿奏應鍾各隨月律大宏樂器宣藉用雅志也維天運乎上斗杓左旋氣則應之律呂殊焉黃帝正名推分星次管十有二允協鳳鳴咸池雲門召和明時帝王因之漢興未遑建武以來儒術盛行孫謀詒遠爰備爰舉想其追琢範模下逮草木百工所為八音克諧清濁高下昭若符契著耳入心不鬱不紊誠酌祖大端宏化要道也敬為之銘銘曰八音攸興有濁有

清上覆下載既和且平聖王酌此律呂互舉象天之時
十二辰次斗杓指寅萬彙欲申因物之震太族推仁未
可枚數分彪列臚不紊其常一氣以御三雍召和東京
不頗靈臺列門賁以吟哦曷謂樂器闕焉未備建初闔
端陽嘉紹志有琢有磨範金若何椅桐梓漆琴瑟以和
合止祝啟鞀織鼓巨笙竽洎壎白匏曰土以祀以賓不鬱
不淫庶幾免焉愆陽伏陰繫政之善太和新闡敬用
銘書揭示遙遠

高麗貢日本車銘

高麗蓋箕子之國在祖宗時不憚航海之勞屢奏一介
之使著在玉版可覆也元豐紀號之三年柳洪朴寅先
實來篚幣之列有日本國車一乘其行人私於大鴻臚
曰諸侯而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主之意止欲上國見
日本工拙詔嘉納焉肅慎貢矢古蓋有之汲冢周書會
同解白州北閭伐以為車終行不敗猶在王者之庭然
則尚已愛敬之至必以其平昔所敬異以為之獻食芹

負暄曾何足道而猶以白其向上之誠心而况車乎登
于策幣蔽在王府永詔來禩蓋曰是元豐三年高麗所
貢日本車是可無銘銘曰中國之車其作有初轉蓬之
形理不可誣厚積不敗大易斯載為輿者坤含弘無外
君子居之旂服允宜考工有記獨詳所為是皆華制有
典無貳豈若是車出於高麗高麗伊何三韓之家鄰境
日本足毗足夸其旨奚若禮義不作充庭之次庶明遠
畧後嗣觀焉知敬其先其先濬哲職貢闐闐車雖微物

來意可挹皇心拊爾歸于一德熙寧之年帝仁如天不
冒海隅不遺不偏歲之王府自我作古爰勒銀書日宣
萬禩

景鐘銘

臣恭惟高宗皇帝以神聖之資系隆大業欽祀不已見
之具樂紹興建號之十有六年十月二日爰御射殿命
召臣工出新造景鐘示焉丕休哉饗帝之偉器也鐘之
用尚矣黃帝有作厥數則五舜命后夔笙鏞以間周家

大備則為十二漢列五樂用之二至唐叩隋鐘旋宮以
用維我高宗身濟大業具舉百度稽大晟之法用景祐
之尺九九成數設之紫壇盥而未薦特先衆樂以召陽
和足以對天宏休為時顯光想其柴燎欲興午階將陟
鏗鎬之聲越乎物表帝臨祇安黃鐘應焉小臣竊聞萬
一斯器之作休銘既勒敬賡前作以述盛際銘曰於赫
中興治登休明靈臺偃伯爰洗甲兵奠安無外橫流叶
氣黍稷有馨是能饗帝爰熙紫壇盼蠻妥安廣樂所述

大晟不刊殷薦初恪衆樂未作曷召和氣匪商匪角迺
命尚方金齊必良鍊玉和之厥音允臧大治告備臣工
聿蒞拭目榮觀實見所未歷歷休銘適駿有聲皇心是
宣一純二精越在黃序厥鐘則五西獨曰景厥義有取
我其法之名則昭垂傳至萬年永接神釐八音之冠午
階恪儼小臣賡銘昭示遙遠

禮神玉銘

臣仰惟仁宗皇帝皇祐紀元之明年肇修季秋大饗之

典縟文具張事求厥至宰臣彥博言禮神玉久闕弗備
今茲盛容所宜詳講玉音俞焉迺命攸司稽古藝傳一
新制作必周必虔誠意所加天休自至于闋式貢雜沓
于玉府追琢考成光溢羣目圭卽鼎列蒸粟連采黝黃
殊尤協于三方凡茲九器埒美于周六天二地暨夫靈
祖罔不顧歆永鎮頌臺典祀億千於戲休哉臣竊惟聖
明歸敬覆載以牲牲幣帛為未足爰取至寶以酬莫稱
之德大小有度隆殺有制周官宗伯職掌昭明漢之瑄

玉迺罔攸述李唐盛際唯存燔玉自非神聖盛德有孚
純誠昭格何以來遠方之獻備大報之用允畀無疆之
休若是其烈哉臣不自揆度敢敬述盛際銘曰昔者聖人
明天察地歲時展事厥禮大備全膺惟牲奠獻則幣欲
報之德嘆若未至乃薦嘉玉越有等配皇皇四刻恪恭
上帝厚所臨既去其二五方之用爰象厥氣周官宗
伯職掌攸係仁宗御極四表樂誼爰舉大亨季秋肆類
有物必虔乃究乃肆宰臣彥博庸請斯器闕典肇修玉

音載惠乃命攸司蒐于寶秘天休自啓于闡之使雜沓
玉府遴擇其懿圭卽鼎立黃琮兩洎色隨方兆黜黃尤
粹追琢告成光溢櫝笥匪天曷開孚尹傑異匪聖曷成
郁郁熙事先漢暄玉何足控揣小臣勒銘用垂永禩

元豐大裘銘

維我宋六葉天子操能致之資嗣重熙之運稽經諏儒
鼎新百度悉視古初越惟天郊久從合祭累聖急民未
遑變革元豐建號之初載命樞密直學士臣襄領袖博

雅討論文獻越六年仲冬端午之辰日更初軌躬祀圓
丘乃罷地亦附祭之儀始服大裘易古繒製被以衮冕
破千古之誣陋掃諸儒之異同弗可尚已維古斯裘服
盛不楊爰比元德奧焉中立彌文外彰草衮以充周官
互見陋儒固考不襲不旒背理傷道莫此為甚自非神
聖卓然不惑其何以上追治古之隆叶質文之中哉小
臣不揆敬被文字欽述盛際銘曰昔者盛治制法經邦
圓丘展儀精純上當何以示質大裘弗彰何以象天華

卷有光一素一衷彬彬治昌司服互見陋儒弗詳不襲
不梳理背道傷獨裘固衣毋迺大荒纒無繁露曷事彼
蒼是皆大謬久未斥攘於赫神祖奮發乾剛盪飾鼎新
制度紀綱曰維郊廟命爾臣襄中討本原必諦必臧合
祛既革文物煌煌爰頒明旨織室尚方不斧其餘不綵
其旁膏濡綴密忻惕傍惶乃易緇製不表而箴升龍備
冕對越顯印德產精微物亦發揚辟彼陶匏邸或設皇
采就以絢膏結以康文質之中庶答溥將期詔千億母

易毋忘銘以識之厥理斯長

鐫狄銘

鐫狄者曹魏景福殿所成也維魏奄有綿區德威所暨
罔敢不服然有象古人之軒昂命良金而模範置之翠
華之宇以威遠裔以示神聖想夫良工思其形模大冶
鼓其鎔液既告厥成坐之高門之下顯顯偉偉四方之
來觀者罔不生懾服之心維漢承秦金人十二越在禁
戶茲焉景福實用故比夫秦人銷鋒鏑以成金狄魏人

成鏹狄以示遠人秦幾於強之而魏則思其自服此其
大槩之不同者何晏所賦謂爰有遐狄鏹質輪囷置高
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蓋得之矣爾雅有之鏹者銀
之美者也是以中金之上品成其鎔範之質云考之李
善之注許昌之宮成於明帝之六年則是殿也其亦成
於此時也耶銘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秦欲矯之銷鋒
以成金人十二列在外扃曹魏鑿焉亦肖狄形厥狄伊
何僑如弟兄治鏹象之景福屏榮以威四裔以服大鯨

想其良工思慮經營合土為範巨爐晶熒中金上品迺
鼓迺烹去其湛濁存其潔清一歸良模豪髮如生迺置
高門高入杳冥以象遐人梯航遠征或用金革終歸大
庭以彰聖神以示威靈四方來觀懾焉以寧何晏能賦
厥聲以宏具述委折中意自呈鋪張揚厲我則載賡然
而古人明戒崢嶸自治苟生天道不爭無思弗服有往
必傾訖惟人面屏氣以升偉哉鏘狄用勒休銘

陳瑞席銘

有唐治隆緝儀備舉文物彬彬輝煥一時五禘三禘厥
為大祀昭穆參序祧遷與焉神靈翕合爰極敬慕越因
瑞藏陳于太階之西上者居前以次畢列北面西上俱
藉以席太常有卿天府是掌太廟有令帥屬以設具見
于正史禮樂等志考其深旨欲俾子孫念德不忘祈天
永命則是席之設不其躉歟古人制作之意其不苟也
如此漢之世宗天休滋至播之樂歌用薦郊廟永詔千
億事異意同維昔哲王席之四端莫不著戒具在禮傳

載德所述矧茲藏儀嚴在清廟其可無銘用飾厥文仰
續古作銘曰皇天眷命有唐立極殊休其祥不謁而獲
乾符坤珍上昭下格微若動植具應盛德或致於庭或
會於籍藏之頌臺固若金石以求以實以蹟珍牒
屢書光掩疇昔爰有大祀五禘三禘昭穆畢萃祧遷合
食恪哉孝思神靈翕合乃陳乃奠藉之以席上瑞前列
以次而直太階之西其向則北用詒孫謀永念先則惟
天無私元命盍得紛至沓來非求以力前王制儀亦豈

苟作犧牲在列馨香非稷齋明盛服肅肅降陟爾奉爾
虔爾瞻爾覲曾孫思之永保宗祏用重物薄輝華鳥奕
漢瑞作歌郊廟翼翼事殊意同均詔千億非侈非張非
汰非斥赫赫昭昭自可不抑列之在目庶爾無斁銘以
識之庸遂鋪繹

隆鼎銘

我宋八葉天子接千載之統膺四海之籍迺崇寧建號
之三載仲春之月用隱士魏漢津言備百物之象爰鑄

九鼎四年季春大冶告成詔度地中太一宮之南建殿
奉焉名曰九成宮外接方維中央之鼎實曰帝鼎祭以
土王之日量幣宮簾庸接神墮季秋二十日訖用禮成
翌日翠華親蒞政和六年仲冬五日詔易厥名是曰隆
鼎丕休哉升平之盛儀也鼎之為器尚矣禹平水土合
九牧之金模寫物象以前民用炎漢盛時遐想歌慕武
宣顯宗僅有所獲猶以烜赫當世帝也撫運重熙爰舉
縉典上規神禹度越兩都鉅鼎成模永昇來世矧惟是

器實居其中特殊休號名之曰鼎實一時偉觀崇寧元
祀十月十八日嘗勒休銘以示不朽小臣不揆仰虞聖
作銘曰天象昭垂其較可知大角之星鼎象是依矧在
大易卦則甚蹟取新之義維見歷歷法天稽經實在聖
明秦帝以降各異其名曰神曰寶理則可考象應九州
作於有道我宋當天仁豐義恬聖以繼聖至治日宣崇
寧三禩百度具舉逸民漢津欲議詡爰啓縟儀神禹
上追偉器有作棟宇輦飛其中曰鼎八方所會特異厥

名其旨有在政和易稱斯意益明永鎮神宇不撓不傾
先漢歆豔乃今創見小臣勒銘揭示遙遠

唐京衛旗銘

有唐治隆盛容寢威輝煌一時物有其義萬乘尊嚴儀
典具設居衙行駕肅恭儼恪粵維元至朝會臣裔暨夫
郊丘大駕鹵簿武士勾陳衛有十六自麟旗而下悉加
繪事奇禽異獸庸示嚴猛名殊數術不一而足然動靜
異宜顯蔽異用明主有作情文必稱京衛和平惟畫蹲

立韜伏不曜爰象厥事若夫行幸則以飛走尚書庫部
夏官庀司具見于正史百官志其事雖不起於帝王要
亦德車結旌之義漢之鸞旗師古並載邈無異制比之
褊也是宜被飾厥文以繼游儀嘉量之銘銘曰永維黃
序始建五旗鷹鳶之象庸示厥威周旗則九各有等哀
龍虎龜隼默寓方維漢儒集記鳴鳶緜貌未詳厥由意
則可推視前所遇咸適其宜使知儆備毋蹈于危千載
而下有唐嚴儀元至會朝遠及四陲不表尊嚴武備則

虧郊丘大祀清道前馳千乘萬騎豹尾後隨不極儼恪
我敬則微衛有十六力逮熊羆何以表揭赫然有持殊
禽異獸繪事爰施其元伊何麟之師師或兕或駿或鳳
或犀不一而足各有所依四海無波京衛平時迺躄迺
立不走不飛譬諸德車結旌不綏顯蔽異用古道可追
若曰行幸厥尚則移辨其動靜駕部庀司昔漢前轡混
涓實非儒碩申討昭合先知事異禮殊非我之私比周

嘉量爰勒銘詩

鳳葆鼓銘

唐德宇宏遠徧覆海內訖惟人面罔不來王越有驃國
生聚西南多閱星霜未遂梯航之願聞南詔之款塞悠
然興慕義之心其王雍羌介南詔行李之來附獻南國
之樂達之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因之作南詔奉聖樂
其龜茲部樂器有鼓鼓有羽葆用瑞圖之說棲以鳳凰
夫十部有樂類出遐裔用之燕饗昔尚聞之然未有如
斯之器有其飾有其義者也周官之遺考工有記梓人

有官筍簾雕琢之飾不間微類今茲鼓葆栖鳳抑亦其
遺意也歟且器不苟作作不苟飾抑臯之所自創歟豈
驟之所固有而臯因之歟是皆未可知也器必有銘銘
曰樂之為器羽葆其飾鉦金之徒孔雀奮翼鏡之與鐸
翔鷺振臆搗之頂足此族盈百豈獨斯鼓無以昭赫丹
穴有鳳九采如織善覽德輝其來弗亟在昔姚虞簫韶
和憚能格此瑞來儀奕奕瑞圖有言其言可識惠然集
鼓和鳴不息奉聖之樂此義是即維茲草木厥音孔碩

明主聽焉將臣之績聲冠昧樂始作有繹其飾稱予文
章五色貞元有道南詔來格所獻者樂光華簡冊騾國
創為事關重譯韋臯覽之笑言啞啞想其在廷我考我
擊棕則震動如翔如革彼器之末其意可撫鳳實四靈
何止文翟為祥實巨有冠于歷今茲集鼓仿象在昔我
其勒銘永詔千億